

中国最基层官场原生态实录
一个下派村支书的真情告白
中国最基层官场权力实践压箱之作

村官难当

吴问银／著



村官难当

吴问银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官难当 / 吴问银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229-03797-0

I. ①村…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5073 号

村官难当

CUNGUAN NANDANG

吴问银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曾 玉

责任校对: 何建云

装帧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卢晓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 092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288 千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3797-0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从市直干部到村支书 / 001 | |
| 第二章 进山 / 009 | |
| 第三章 新官上任 / 017 | |
| 第四章 第一次较量 / 028 | |
| 第五章 山村女教师 / 036 | |
| 第六章 第二次较量 / 048 | |
| 第七章 高书记嫖娼下台 / 058 | |
| 第八章 逼债 / 067 | |
| 第九章 修筑龙溪路 / 078 | |
| 第十章 扶贫项目 / 089 | |
| 第十一章 忙碌的十二月 / 100 | |
| 第十二章 岁末年初 / 116 | |
| 第十三章 猫腻 / 133 | |
| 第十四章 村干部办茶厂 / 141 | |
| 第十五章 春茶 / 151 | |
| 第十六章 上访事件 / 164 | |
| 第十七章 女能人 / 178 | |
| 第十八章 军令状 / 187 | |
| 第十九章 三个代表 / 194 | |
| 第二十章 选举风波 / 202 | |
| 第二十一章 协会 / 211 | |
| 第二十二章 铺筑小康路 / 225 | |
| 第二十三章 集体辞职 / 236 | |
| 第二十四章 忍辱负重 / 248 | |
| 第二十五章 主任之死 / 263 | |
| 第二十六章 下派归来 / 279 | |

第一章 从市直干部到村支书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诗中描写六月的高温天气。民谚亦有云：“六月六，鸡蛋熟”，地处内陆的山城龙越县每年这个时候都酷热难耐。

毒辣辣的日头像下了火，地面的沙石晒得烫人，空气中弥漫着焦灼的气息，人如在蒸笼中炙烤一般。

“人不跟天斗”，很小的时候奶奶就告诉张卫民这句话。虽说几千年来人们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烈日当空照的时候，人们还是避开它，一则预防紫外线的照射，二则防止高温中暑。就连政府机关也实行了夏令时制度。

张卫民下班后早早回家，吃过晚饭后，与妻子儿子躲在空调房间里享受科技带来的清凉。不到一岁的儿子在母亲的怀抱中很快就甜甜地睡着了，嘴里还衔着妈妈的半截乳头。

张卫民躺在床上看了会儿书，一股倦意袭来，他打了个哈欠，看看妻儿酣睡的样子，关掉床头灯，躺在儿子身边睡下了。

朦朦胧胧间，他骑着摩托车开进了一座大山，这山高耸入云，一座座山峰连绵起伏、蜿蜒无际。张卫民想起老家也有山，但那山跟这山没法比，或许不能算是山，顶多只能算个丘陵。这山里的风光无限好，有飞瀑流泉，奇花异草，还有在云中若隐若现的茶园，茶园中漂亮的采茶小妹一边采茶一边唱着山歌。张卫民看得入神，感觉似曾相识，像是在哪里见过。他费劲地想，想得脑袋发胀却始终想不起来。忽然一泓清澈的溪水吸引了他的视线，他走近探下身去，用手掬起一捧水来。咦，奇怪，这水怎么还带温度呢？难道是山里的温泉……

“哇……哇……”儿子的哭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惊醒了夫妻二人。妻子睡意未消，懊恼地嚷道：“小祖宗，又尿床了，你怎么不长进呀？”

张卫民正沉浸在好梦中，蓦然惊醒，他像往常一样迅速打开灯，惊呼起来：“伢来尿了，尿得很多，我半边身子都湿了，我还以为是温泉呢。”

妻子一边熟练地脱下儿子身上的衣服，一边冲张卫民嚷道：“快过来

帮忙抱着孩子，瞧你养的好种？都一岁还经常尿床，还好意思说是温泉呢。”

张卫民笑了笑：“我家几代都不出‘来尿鬼’的，按遗传角度来讲，既然不是遗传我的基因，那就是遗传你的，算我倒八辈子霉了，老是被这小鬼欺负着。”一边说着，一边接过孩子。

妻子动作娴熟地拿尿布将床垫上的尿液擦去，铺上一块干爽的大尿布，从张卫民手中接过孩子，放在新铺的布上，哄着“伢不怕，伢不哭……”，边哄边将乳头塞进了儿子的嘴里。

儿子停止了啼哭，一边咂着乳头，一边用滴溜溜的小眼睛四处张望。

“还不把你的湿衣服换了？”妻子看着张卫民懊恼的样子，扑哧一笑。

张卫民三下五去二地除去裤头背心，赤条条地走进淋浴间，水从头上直泻而下的时候，他算彻底醒过来了。

张卫民回到房间的时候，儿子又睡着了，妻子用手轻轻地拍着他的胳膊，嘴里哼着摇篮曲。

“你咋说儿子的尿是温泉呢？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妻子见他进来，问道。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大山里转悠，看到一处小溪，用手一掬溪水发现水是温热的，然后就被儿子哭醒了。”张卫民一边套上睡衣，一边说。

“真搞笑，你怎么做这样的梦？”

“我也不知道，最近老是做这样的梦，只不过这一次梦得最真切，刚入佳境就被伢吵醒了。”

“梦中有漂亮的女子？别是春梦吧？”妻子兴味盎然。

“没有，你想到哪里去了？睡吧，都凌晨一点多了。”张卫民岔开话题。

“你撒谎，你一说谎眼神就露馅，快老实坦白，到底有没有？”妻子是公安局刑警队的，在明察秋毫方面比张卫民这个小法官更胜一筹。

“我坦白，梦见你了。”张卫民做出一副投降状。

“真有你的，都老夫老妻了，想我就明说嘛。”妻子一边说一边扑进张卫民怀里来。

张卫民出生于龙越县东部的一个小山村，属于“世隶耕”型的农家

子弟,读完大学后分配到县法院工作,又娶了个城里女人做老婆,并且在县城安下了家。

在他老家那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人看来,他就是一个传奇。

村里德高望重的张老爹说:“这小子什么好事都让他占尽了,没见他祖上积什么德呀?”邻居二楞子爸说:“他爷爷坟葬得好,遇上风水地了,发下一代,民伢子今后有大出息。”张卫民父亲自从儿子成为全村唯一的大学生之后,有些驼背的腰杆也似乎直了,逢人就说:“我伢有志气,我教他学种田,他说我长大才不种田呢,我让他帮忙建新房,他说我不要你的房子。这小子还真做到了,两脚离开泥巴田,成了城里人。”言语中透露出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那些人认真地听着,啧啧赞叹着。

张卫民的妻子章柏芝出身于干部家庭,父亲是个副局长,母亲也是个机关干部,家中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当做明珠一样捧在手心。

公检法都属政法口,是一家。三个单位里年青人结成眷属的特别多,主要是平时业务交往中容易结识产生感情,还有一点就是“门当户对”。张卫民生得高大帅气,是法院的“金童”,章柏芝长得亭亭玉立、清秀可人,是公安的“玉女”,好事的人就忙着撮合。

张卫民听说章柏芝是干部家庭出身,心里就有点自卑。好事的人劝说道:“出身那是父母给的,谁也不能守着父母过一辈子。现今你在法院,她在公安,两家既‘门当户对’,又是一家。你们二人结合那是志同道合、珠联璧合,我们政法队伍又要出革命伴侣了。”

两人见面后彼此对对方很满意。交往了一段时间后,章柏芝将张卫民介绍给父母认识,父母一见张卫民都很喜欢,认为这小伙子朴实、忠厚。这桩亲事就这样成了。

他们相识后第三年章柏芝单位集资建了房子,章柏芝分了一间小套,两人有了新房子,就举行了婚礼。一年后,他们的儿子“明明”出生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然而,就像梦里的征兆一样,他们的平静生活就要被打破了。

就在张卫民把儿子尿当温泉的那天上午,政工科黄科长打电话让他去一趟。

张卫民不知是福是祸,心里惴惴不安地来到黄科长办公室。

“黄科长,不,黄处长,您找我?”张卫民一开口就发现自己喊错了,连忙改了口。前不久政工科升格成了政治处,虽然级别是副科级,但喊“处长”总比“科长”好听些,许多同事都改口称“黄处长”,黄处长也乐意

人家这样喊他。只有张卫民老是喊“黄科长”习惯了，一时改不了口。

“坐，我代表党组有事找你谈。”黄处长屁股没有动，指指边上的椅子说。

张卫民心头涌上了一丝不快，一是不欣赏黄处长的味道足，二是黄处长没进党组，怎么能代表党组呢？姑且不管这些，且听听他说什么。

“根据党组决定，你作为本院的下派干部下派到村任职，任职地点由县里统一安排，任期三年。”黄处长一字一顿地说。

“下派？还要到村？而且是三年？”张卫民感到十分的疑惑。自己到法院工作七八年了，还没听说法官下派搞行政工作呢？以往乡下法庭的法官也有被抽调参与乡镇中心工作如收农业税，但那只是临时的。自己是个业务尖子，让自己放弃喜欢的审判工作而去从事从未做过的农村扶贫工作，无异于两眼一抹黑。他感到前途叵测，浑身渗出细细的汗珠，虽然室内的空调机上温度显示为22度。

“这是上面的文件，你仔细学习一下。”黄处长扔给他一份文件。

张卫民拿着这份文件就像拿着烫手山芋一样，每看一行心里就起一层波澜。条件他完全符合，吃财政饭、大专以上学历、四十周岁以内、三年以上党龄，任职地点是山区的贫困村后进村。

三页的文件很快看完了，不仅没有消除张卫民的疑惑，惴惴不安的心情反而又加重了许多。“我能复印一份吗？”张卫民试探着问道。

黄处长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张卫民怀揣着下派文件，就像揣着一块巨石，又像揣着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家。

张卫民回到家，将复印的下派文件放在餐桌的显眼位置。

过了一会儿，章柏芝下班回家了，手里拎着方便袋，里面装着黄瓜、丝瓜和小白菜等一些蔬菜。

她进门看见了张卫民，笑着问道：“今天怎么不打我电话？我可没准备你爱吃的菜。”原来张卫民和妻子有个约定，中午十一点下班之前打电话就表示中午回来吃饭，没有打电话就表示下乡了，不要准备他的午饭。章柏芝不喜欢荤，喜欢吃素菜，而张卫民离不开肉腥。

张卫民被下派的事搞晕头了，就忘了这码事。

“没关系，你吃什么我吃什么，今天看来是吃素了，渐渐习惯了也就好了。”张卫民手拿着电视摇控器，一边不停地换台，一边心事重重地说。

“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今天我们单位一个女同事报名要求下派到村里去当支书。她与丈夫离了婚,一个人带孩子过日子就很不容易了,现在居然报名要求到村里去当支书,大家都笑她想当官想疯了?再说村官算什么官,放着在市直机关的福不享,这不是脑子进水了么?局长知道她平时就有点神经兮兮的,还没有同意。你说好玩不好玩?”柏芝放下手中的杂物,坐到张卫民旁边来。

“要是安排你去,你可愿意?”张卫民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却没有离开电视屏幕,虽然他没有看进去画面上的任何内容。

“我才不愿意呢,我一个女同志,当然要以家庭为重,我要是去了,谁来照顾你们爷俩呀?”柏芝贴近张卫民搂着他说。

“柏芝,要是我去,你可同意?”张卫民转过脸来,认真地看着妻子的眼睛,他想从妻子的表情上判断妻子的态度。

“村官有什么当头?找个虱子往头上挠呢!”柏芝笑着说。

“我是认真的。”张卫民叹了口气。

“什么?你真的报名要去?你一窍不通能去做什么?再说,明明那么小,你就甘心扔下我们娘俩不管吗?就你积极,你也不和我商量一下?”柏芝连珠炮地问他,然后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

“我不是自己报名的,是单位直接定的。我个人也不愿意,这不回来同你商量怎么办吗?文件我都带回来了,你看看。”张卫民轻抚着妻子的肩说。

章柏芝迅速地翻看着文件,不知看了多少遍,沉默了半晌然后说:“这事我不拦你,你自己决定。你得跟咱爸妈说一下,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不是想先听听你的意见吗,爸妈那肯定要去说的。”张卫民揣起那文件,来到岳父母家里。

见着岳父母,张卫民把来意一说,并把文件给岳父看了。良久,岳父对他说:“你的事自己拿主意,孩子这么小,你走了可别指望我们帮你带孩子。”听这口气就是不大赞成。岳母心肠软,也劝说道:“当年我做知青下放的时候不知吃了多少苦,我可不想你们再走老一辈人的路子。”

下放和下派能搁上一码子事吗?一个是下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个是到村当个村官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但两者的共同点就是要吃苦,不是享福去的。走出岳父母家的时候,张卫民就想到了这些。

张卫民登录互联网,搜索“下派”二字,一下子出现了几百个网页。

他点开一个网页,那是省党报的头版头条《省委组织部关于在全省选派三千名优秀年轻干部到村任职的通知》,文章强调选派干部到村任职是上级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发展形势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要求各地精心组织,务必在一个月内选拔培训到位。报纸上还登载了下派干部的条件要求和相关待遇。

县里每年都有人下派,许多市直单位干部下到乡镇当个乡镇长助理,解决副科级,过了一两年,回来后找人就能进班子。张卫民盘算了一下,这么多年法院没有一个人出去解决副科级待遇回来,再说这等好事也轮不到法院,你不花钱找人谁给你解决,所以有许多的老副庭长快到五十岁了,工龄三十多年了,连个副科级都不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工作再出色,领导不说,组织上发现不了或根本就不想发现,到死时讣告上带上一句,该同志立场坚定,曾经在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这就算盖棺论定了,人都死了,谁跟你计较呀,说点好话做个顺手人情谁不做呀。但不少人在讣告上写上“××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职务”后加上括号,写上副科级或者正科级,以示与一般人的区别,其实人都死了,还要那点面子做什么?

组织部设了报名点,许多人前去报名,据说有的过了四十岁还找人走后门要下派。法院依然风平浪静,上下班的节奏还是那么缓慢而迟钝,人们不苟言笑,这几年单位的福利很差,大家的工作热情很低,图不了钱就图个闲。有的人上班点个卯,然后就见不着影了,也没有人去管。日子久了,大家心知肚明,见怪不怪了。

张卫民被突然安排下派,真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既没有前期政策吹风,也没有在调整工作前征求意见,一篙子到底,板上钉钉就算是钉上了。

庭长对张卫民不错,他告诉张卫民说这次纯属意外,原来是王院长与县委领导出席市人大会议期间,县委胡书记接到省里这个通知,对王院长说:“你们单位多年没下派过干部了吧,这次安排一名。”领导的话一言九鼎,就这样,法院安排了一名。根据文件要求,法院符合条件的有六位同志,党组做了一些人的工作,他们不愿意下去,最后投票决定,你得了三票,是最多的,所以就定了你去,虽说是舍不得,但组织上定了就没办法,你还是准备准备吧。

庭长还对张卫民透露了个信息:历来被安排到乡镇人民法庭工作的

人都会提个要求,领导也作个承诺,最好是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固定下来,即便领导换了人,也照样落实下去。你这一去就是三年,回来至少也得安排个位子才好。

按照他的指点,张卫民去找了王院长。

王院长一反平时的严肃,竟露出了一个笑脸,问:“派你下去知道了吧?”张卫民回答说接到通知了。然后他吞吞吐吐地把庭长的指点经过自己的口表达了出来,期盼领导能开恩,毕竟他是第一个,对一个有着这样特殊情况家庭的人一点关照应该不算什么吧。

“这是组织上的事,你只要努力做好工作就行了。”王院长说得冠冕堂皇。

对张卫民而言,则是碰了一个天大的钉子。

这几天张卫民心情十分郁闷。他四下了解了一下,不少市直下派单位为了激励干部报名下派,提出的条件十分优惠,有的给双倍补助,有的承诺回来安排位子。唯独他那个单位,还没提就碰了一鼻子灰,这能让他心情好吗?

“老子不去看你怎么办?”张卫民心里恨恨地想。他对王院长印象本来就不好,哪像个领导,白天不见抓工作,晚上赌博到天亮。对这种人能讲出什么道理,为他卖命也不值得。张卫民写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上详列了许多原因:父母身体不好,孩子年幼需要人照顾,对农村工作是门外汉等等,意思是要求不下派。

他把报告交到王院长那。王院长扫了一眼,得知他是不愿下派后,大发雷霆,面目有些狰狞地说:“你不想下去,组织上也不能推着你下去,但你今后的政治生命也就没有了,提拔你沾不上边,马上单位要精减人员,你会因为不听组织上安排而首先被精减掉。”

他既威胁又恐吓,搞得张卫民一时没了主张。“组织上”,这是个高深莫测的字眼,蕴藏着权力和威力,它能决定你的前途与命运,只要说出这三个字,再牛的人也没有了底气。这也是领导常用的法宝之一。

在张卫民看来,王院长只能代表他所领导的党组,一个巴掌遮不了天,还有上级组织部门呢。张卫民的牛脾气犯了,他又写了份报告交到县委组织部,当然只强调了客观上的原因,主观上千万不能说不愿意,他知道如果这样就犯了党员干部的大忌,党叫你到哪里就得去哪里,就是扛炸药包堵枪眼也得义无反顾,这就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觉悟。

事情不上不下，章柏芝也很急。她对张卫民说：“我有个同事的父亲在组织部，听说是常务副部长，很有实权的，咱们找找他。”

张卫民想想有些好笑，人家说“跟上组织部，年年有进步”，意思组织部是个“官帽批发部”，如今找部长却不是求官，而是不想去当那个村官，这算什么逻辑？但到了这步田地也就只好如此了。

张卫民和章柏芝拎着礼物偷偷摸摸地拐进那个看上去有些神秘的四合院，部长穿着睡衣出来了，称刚下乡回来，冲了个凉。他递烟给张卫民，张卫民慌忙说不会，部长自顾自地从中华牌香烟盒中抽出一支，点上猛吸了一口，笑容可掬地问：“找我什么事？”

张卫民把来意说了一下，部长满口答应。夫妻二人心中顿时十分欢喜，心想如今熟人好办事还真不假。张卫民对妻子充满了感激。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部长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这点小事就不要过来了，咱们之间还搞那一套做什么？我现在在家，你真要来，那就见面聊吧。”

张卫民一听他家要来人，连忙告辞。部长夫人拉住章柏芝的手，说都是同事，帮点忙是应该的，还拿什么东西来，快带回去，你爸爸也关照过我孩子，都没有收我们的东西，这样不好。

章柏芝说：“还要伯伯伯母帮忙，伯伯抽烟，这条把烟不成敬意了，权当是小辈的一点心意。”

从部长家出来，张卫民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很快，部长夫人就打电话过来，说组织部这次安排下派工作，主要以单位推荐为主，个人报名为辅，你是单位推荐的，没理由不去。我们家老李把你的报告提交会上讨论了，班子大多数成员的意见是个人必须服从组织，组织部都派不动干部今后还有什么权威？现在名额恰恰好，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补缺，所以你必须下派了。最后她又劝慰说年轻人下去锻炼锻炼有好处，并且嘱咐说有什么困难直接找她家老李。

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或者根本就没有变化，而是张卫民绕了个大弯子，他哭哭不得，一番折腾之后，又回到了起点。

瞻前顾后已经没有意义了，张卫民觉得必须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经过一个星期的培训之后，组织部的任职文件也到了，张卫民被任命为高山乡高岭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就这样他被下派了。

第二章 进山

仪式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是个礼义之邦,干什么事都讲究仪式。有时候举行一个仪式虽说只是一个形式、一个过场,但能显示出领导们的重视。至于内容上重视到什么程度,领导在心里有没有重视起来反倒是次要的了。

就在领导们忙完庆祝“七一”活动的第二天上午,龙越县举行了下派干部到村任职欢送大会。

在县委小礼堂里,彩旗飘扬,主席台前挂着大红的条幅。到会的县领导有县委书记胡佳军、县长程大鹏及县四大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的有下派干部所在单位及受派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及全体下派干部。

全体下派干部坐在会场的前排,每个人身上披着彩带,胸前佩着大红花。

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县委胡书记亲自作动员报告,他强调了“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和中央的重视程度,要求各级各部门和选派干部按照省委“加强组织、发展经济、富裕农民、维护稳定、锻炼干部”的总目标、总要求,强力推进选派工作。接着他对选派干部提出了两点要求:首先,要理清发展思路,针对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制约村级经济发展的因素,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逐项去抓好落实。其次,要尊重民意、调动民智、集中民力,充分挖掘农民群众的潜力,克服等、靠、要的思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齐心协力谋发展。选派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各有关部门和选派单位要站在关注农村、支持农业、关心农民的高度,把支持选派村工作当做分内的事来抓,当做“反哺”农民的具体措施来落实,尽最大努力多为选派村办实事、办好事。最后他预祝全体下派干部在今后的工作中,大有作为,圆满完成任务。

县长程大鹏随后作了简要的会议总结,希望选派干部要加强学习,勤奋工作,经受磨炼。尤其是面对着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工作内容和全新的工作要求,一定要注意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村干部学习,向

农民群众学习,自觉置身于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之下,自觉置身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中,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会议的议程还有下派干部代表发言,下派单位代表和受派单位代表发言。

天气十分炎热,张卫民不时擦额头的汗。此刻他才真正见识“文山会海”的烦琐和威力,他想起有人对这种会议的精辟见解:“官话,套话,都是正确的‘废话’。”

好不容易议程结束了,接下来就是盛大的欢送仪式。张卫民与其他下派干部列队从礼堂鱼贯而出,来到县委大门前的广场上,县领导也列队与下派干部一一握手送别,电视台的摄像机在捕捉着每一个镜头。

广场上围观的群众也热烈地鼓起掌来。

张卫民佩着大红花,手里还拎着一大包行李,行进在队列中。此刻他的心中既感到新鲜刺激,也感到风光自豪,他甚至埋怨给他的镜头太少了。

受派单位安排了面包车来接人。张卫民上了高山乡的面包车,乡党委书记陈安邦和另两位下派书记已经就座了,只有一位汪书记还在接受电视台采访,他激昂的声音老远都能听见:“我们一定不忘领导的嘱托,扎根山区,情系百姓,利用三年的时间,彻底改变山村的贫困面貌,让组织上放心,让领导和群众满意……”

张卫民此刻心中也充满了豪言壮语,这些话语在心里打着滚,越滚越烫……

汪书记讲完上车后,车子离开张卫民熟悉的县城,向黄洼山区驶去。

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块空阔的平地前,平地后面是一座五层大楼。大楼的中间,挂着一溜儿牌子,有“中国共产党高山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高山乡纪律检查委员会”、“龙越县高山乡人民武装部”白底红字牌子及“龙越县高山乡人民政府”、“龙越县高山乡人大主席团”等白底黑字牌子,在烈日的炙烤下,泛着白花花的光,显得特别耀眼。

张卫民走下车的时候,发现楼房每层的过道上都有许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们看,几个人还在嘀咕着什么。这种场面他见过,乡下的人喜欢看热闹,一听说什么地方来人啦,总要出来看看,对人对车评头论足一番。

陈安邦说：“这就是乡政府，大家先上楼到会议室开会，乡里的其他领导和各部门的代表都在等着欢迎大家呢。”

小小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张卫民一行进入的时候，掌声四起。会议室前布置了横幅“热烈欢迎下派书记到村任职”，他仔细地打量着主席台前的每个牌子，想将每个人的特征与他们的名字对应起来。张卫民感觉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工作最头疼的事就是要记住许多陌生的名字，这些名字与他今后的工作密切相关，马虎不得。陈书记在主席台正中位置上就座后，全场静了下来。

这时坐在陈书记旁边的一个中等个子模样的人站了起来，他拿起话筒，声音高亢地说道：“我代表高山乡党委、政府对各位下派书记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掌声哗哗）接着他简略介绍了高山乡乡情，高山乡位于龙越县西北部，距离县城四十公里，共辖四个村，全乡人口九千余人，是一个交通闭塞、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发展缓慢的山区小乡。

这个说话的人叫高玉虎，张卫民是看他前面的牌子知道这个名字的。他是乡长，小牌子上虽然没写他的职务，张卫民根据座位判断得出。书记是核心坐中间，左大右小，高玉虎一定是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张卫民坚信自己的判断。

这次下派到高山乡的共有四位同志，每村一位，都是任第一书记，汪磊到东岭村，胡大海到西岭村，陈昊到岭下村，张卫民到高岭村。其他三位下派书记张卫民在县党校培训的时候就熟识了，毕竟是下派到同一个乡任职，大家来往就密切些。

高玉虎给各位下派书记介绍了来参会的各个受派村的书记。最后他语气激昂地说：“希望各位书记珍惜这次下派机遇，大胆工作，励精图治，早日做出成绩，我代表乡党委和政府也表个态，全力支持大家的工作。最后请陈书记发言，以陈书记说的为准，大家欢迎。”掌声响起来，既是对高乡长讲话的褒扬，又是对陈书记讲话的欢迎。

陈书记十分肯定了高乡长的讲话，他要求下派书记正确处理好工作与家庭、与生活的关系，要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抓住重点，突出中心，分清轻重缓急，搞好工作的同时，又要注意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最后他也预祝下派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下派之前高山乡共有十一个小村，高玉虎调来当乡长时，进行了调整，将十一个小村合并成四个大村。这在当时是一个超前的举措，也创了龙越县的先例，下了一大批干部。一些下来的干部想不通，有的甚至

跑到上面上访,但撤村并村是符合上面政策的,大多数群众也支持,这起矛盾也就渐渐消化了。但这件事使高玉虎在高山乡树立了强人的角色,一些人对他是又爱又恨。

在下派之前的党校学习培训期间,张卫民就听人谈起高玉虎这个人,今天看来,果然很有霸气,是个厉害角色,凭自己刚直的个性,今后的矛盾不可避免,但他是上级领导,得罪不起的,一定要虚与委蛇,张卫民在心里暗暗盘算。

简短的见面会后,乡政府安排在食堂就餐。就餐的时间一到,食堂的师傅就敲响电铃,一阵铃声响过后,人们三三两两地从办公室、从房间里出来,有的手上拿着搪瓷缸,有的手上拿着瓷盆,有的则直奔厨房,拿起碗筷,用开水涮涮,拿到师傅那打饭打菜,一份两元钱,有用钱支付的,有用菜饭票的,熙熙攘攘的一窝蜂来,很快便各自散去,有的端着饭菜到大厅里就座,有的干脆拿到了办公室或房间。吃饭的时候最是热闹了,大家三个一伙,五个一群,边吃边聊,十分惬意。这种场景,让张卫民感到十分的新奇。

四位下派书记是第一次来,跟市直领导享受同等档次,在小包间就餐,乡里的主要领导陪同。那时候中餐禁酒令还没下,张卫民第一次领教了乡镇干部的酒量,什么来往酒、知遇酒,三下五去二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张卫民第一次到高山乡就开了“杂货店”。

乡里分管高岭片的领导叫朱宏宝,是位副乡长。

他把张卫民安顿到自己的办公室兼房间休息了一会儿,并对他说:“根据乡党委的安排,下午的活动是进村认认门脸儿,也算正式报到了,明天就开始上班。”

这个朱副乡长身材威武,面色黧黑,是个土生土长的山里汉子,张卫民一问果然不错。朱宏宝笑着说:“你法官还会看走眼?不过我不是这个乡的,也是前几年从外乡调过来的。”

两人闲聊了一会儿,张卫民发觉他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要说有水平吧,领导说什么都对;要说没水平吧,他说什么事都点到为止,又颇像个领导样子。

这时,乡人大主席琚天乐走进来说:“张书记,你酒量不行,现在可好些了?如果行,我们就动身去高岭。”

张卫民吐酒后又加上休息了一会儿,这时已经清醒多了,说:“行,一切听领导安排。”

据天乐说:“那我们就走吧,早去早回,那边村干部都在等着呢。”

三个人上了面包车,车子沿着崎岖的山路蜿蜒前行,一座座山峰迎面而来,又迅速地退后。公路上泛着白光,柏油被太阳烤化了,车轮轧在上面发出黏黏的撕扯声。

车子空调不太好,像个闷罐一样。张卫民索性打开车窗,一股股热浪袭来,间杂着树叶与青草的气息。

据天乐和朱宏宝好像不怕热,他们一路没话找话地拉着话,不外乎一些口头文学。

张卫民没听进去多少,他的心早已飞向远方,飞向那陌生而又急于想见的小山村。

一个多小时后,车子拐过一个急弯,小心翼翼地过了一座小石桥,转进一个小村庄。车子在一幢两层小楼前停了下来。

朱乡长打开车门,冲小楼方向喊了一声:“张书记到了。”

顿时,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楼前烟雾弥漫开来,张卫民穿过呛人的烟雾,进入大门内。此刻他感觉鼻子一酸,觉得自己是一个新娘子,嫁到这里来了。未来他要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在这里成家立业。

鞭炮声响完,接着又响起了掌声。张卫民一看屋内,五个人站成一排,向他注视着,他没有时间注意他们的表情,只好一一地握手,每握一个人的手,他们都要说一声“欢迎”,张卫民不喜欢像日本人那样说“请多关照”,一时又想不起合适的词,只好说“你好”,算是打过招呼了。

在握手的时候,朱宏宝就一一介绍了村两委成员:书记兼主任高德标,支部委员雷鸣,村委会委员钱有财,妇联主任李月英,文书唐松。除了李月英三十岁挂边,其余都是“四零五零”人员。

张卫民是最后一个握李月英手的,感觉这不像一个农村妇女的手,一点也不粗糙反而有些绵软,她的身上还微微散发出劣质脂粉的香味。她模样齐整,皮肤白皙,中等身材,比较瘦弱,有点像《红楼梦》中的林妹妹一样弱不禁风。

据天乐介绍说这个村是新成立的,系由高沟村和岭头村合并而成,干部也是搭配不久的,刚进行了书记推选,高德标同志任书记。因为明年是村委会换届年,所以村委会主任暂由高德标同志兼任,等明年选举之后再行产生。